

SALOMÉ

莎樂美

O. 王爾德 著
A. 琵亞斯萊 畫
胡 雙 歌 譯





SALOMÉ

\$



S A L O M É

莎 樂 美

著 者	作 畫 者	譯 者	發 行 人
Oscar Wilde	Aubrey Beardsley	胡 雙 敬	曹 辛 之

· 刊 行 者 ·

星 群 出 版 公 司

上海西門路六〇弄四三號



根據這個譯
本排演的，
必須得到譯
者的同意。

有版權 · 一九四六年六月初版印二千冊 · 每冊 圓

S A L O M É

莎 樂 美

O. 王 爾 德 著
A. 琵 亞 斯 萊 畫
胡 雙 歌 譯



學 藝 書 局 發 行

• 1 9 4 6 •

E M O A S

美 樂 天

王 爾 德
亞 瑟 樂
雙 美 美



美 樂 天 雙 美 美



OSCAR WILDE

奧斯卡·王爾德在一八五六年生於愛爾蘭。父親是個很有名望的外科醫生，母親在文學上也頗有聲譽。王爾德秉性聰慧，很早便對文學和美術發生熱烈的愛好。一八七四年入牛津大學，得當時美學批評權威羅斯金的影響，至為深鉅。一八七八年，他的「拉芬娜」一詩被世人所注意。一八八一年，「王爾德詩集」問世，驚動文壇。其時英國的詩壇，由羅塞蒂系統的詩人史文朋及奧蕭納西等的努力，唯美主義已漸漸蔚成文壇上的一種運動。王爾德的詩集，恰巧被認為這一運動中的代表作品。王爾德也一躍而為文壇的寵兒。

自一八八四年至一八九五年是英國唯美主義的全盛時代，也是王爾德在文學上的全盛時代。由於他的性情正直不阿，行動怪異，生活浪漫，引起了當時社會的不滿，尤其招致了一些維護傳統道德的士紳們的反感。終於因男色事件被囚，繫獄歷七百日。出獄後落魄異域，名聲狼藉。不及兩年，在貧病交迫下，客死在巴黎的一個小旅舍裏。時為一九〇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他的著作頗豐。其代表作有「朵蓮格萊的畫像」「架空的頹廢」「獄中記」和「莎樂美」等。「莎樂美」因不見容於英國社會，政府曾下令禁止它出版，於一八九三年才在巴黎印行，翌年在巴黎作首次演出，獲得驚人的成功。

為「莎樂美」作畫的琵亞斯萊（1872—1898），亦為唯美主義運動中的一個重要人物。

A · 琵亞斯萊作插畫：



月中之女 · · · · ·	13
孔雀衣 · · · · ·	21
黑色的女冠 · · · · ·	25
帕拉圖式的憂鬱 · · · · ·	29
約翰與莎樂美 · · · · ·	35
出場時的希羅底 · · · · ·	49
希律的眼睛 · · · · ·	55
胃的舞蹈 · · · · ·	69
莎樂美之妝 I · · · · ·	79
莎樂美之妝 II · · · · ·	85
跳舞者的報酬 · · · · ·	101
悲劇的峯頂 · · · · ·	107

沙樂天



人 物

敘利亞青年 侍衛長

希羅底的侍者

第一個衛士

第二個衛士

卡伯多西亞人

納比亞人

約翰 先知

馬納伊 劊子手

莎樂美 希羅底的女兒，猶太國的公主

希律 猶太國的分封王

希羅底 希律的妻子

狄基伊納斯 一個羅馬青年

法利賽人及撒都賽人

猶太人，拿撒勒人等

奴僕數人

景：

月夜·在猶太國分封王希律的王宮裏，緊接那正舉行着盛筵的大宴廳，是一座浴在悲涼的月光中的冷寂的大高臺·幾個衛士正倚着臺欄在閒談·右旁是很寬闊的梯階；左邊後面，有一口圍着青銅圈的古井·

敘利亞青年 莎樂美公主今天晚上多美麗呀！

希羅底的侍者 你瞧那月亮，那月亮好奇怪呵！她好像是一個剛從墳墓裏鑽出來的女人，她好像是一個已經死了的女人·人家一定以為她在找尋什麼失落的東西呢·

敘利亞青年 她底相貌多奇怪，她好像一個披着鵝黃臉紗的小公主，

她底脚像是白銀做的，她又好像是用鴿子的嫩翅膀當脚的小公主。人家一定要以爲她正在舞蹈着呢。

希羅底的侍者 她真像是一個女鬼，她走動得多緩慢。

〔大宴廳裏人聲喧囂。〕

第一個衛士 這麼鬧嚷嚷的，那些像野獸似地在叫喊着的是誰啊？

第二個衛士 是些猶太人。他們常常喜歡這樣吵吵鬧鬧的。他們正在爭論着一些關於宗教上的問題。

第一個衛士 他們爲什麼要爭論那些宗教問題呢？

第二個衛士 我也不明白，他們常常這樣子的。譬如說吧，那般法利賽人（1）講天使是有的，而撒都賽人（2）却說天使是沒有的。

第一個衛士 去爭論這些問題，我想真有點可笑。

敘利亞青年 今天晚上莎樂美公主多美麗呵！

希羅底的侍者 你時常盯着她看，你看她看得太多了。像這樣子看人



是很危險的，也許會惹出什麼可怕的亂子來呢。

敘利亞青年 她今天晚上真美麗。

第一個衛士 國王底臉色多陰鬱。

第二個衛士 是的；他底臉色很陰鬱。

第一個衛士 他在望什末？

第二個衛士 他在看着一個人呢。

第一個衛士 他在望着誰？

第二個衛士 我不知道。

敘利亞青年 公主底臉色好蒼白啊！我從來也沒有看見她有這樣蒼白

過。她真像映在銀鏡裏面的一朵白薔薇底影兒呢。

希羅底的侍者 你不要再看她了，你向她看得太厲害啦。

第一個衛士 希羅底給國王斟滿了一杯酒。

卡伯多西亞人 那個戴着黑珠冠，頭髮上散着藍色粉末的，可是希羅

底王后嗎？

第一個衛士 是的；她就是希羅底，國王的妻子。

第二個衛士 國王挺喜歡喝酒，他有三種酒：一種是從撒馬賽雷斯島運來的，顏色紫得像凱撒的長袍一樣。

卡伯多西亞人 我可從來沒會見過凱撒。

第二個衛士 還有一種酒是賽普魯士城運來的，有金子一樣的黃。

卡伯多西亞人 金子，我喜歡。

第二個衛士 第三種就是西西里來的酒，那種酒紅得像鮮血似的。

納比亞人 我們國裏的神靈挺喜歡血，每年有兩次我們必須獻出許多

童男童女；五十個童男，一百個童女去祭他們。但是我們所犧

牲給他們的似乎還不够教他們十分滿意，所以他們依然是那樣

苛刻的對待着我們。

卡伯多西亞人 在我們國裏現在沒有留下什麼神靈了，全都給羅馬人

驅逐光了。有人說他們躲藏在深山裏，但是我總不相信這傳說。我曾經到山裏去住過三夜，四處找尋他們，但都沒會找着。最後我還叫喚着他們的名字，他們還是沒有出現。我看他們都已經死光了。

第一個衛士 猶太人信奉一個非凡人的肉眼所能瞧見的神。

卡伯多西亞人 那個我可不能明白。

第一個衛士 其實也只有那種人才會去相信那種瞧不見的東西。

卡伯多西亞人 據我看，那全然是些可笑的事情。

約翰的聲音 在我之後會有一個比我更有能力的人要來。我連給他解鞋帶都不配呢。他來到的時候，荒涼的地方會變得繁榮，他們會像百合花一樣地芬芳馥郁，使瞎了眼睛的重新見着光明，聾子的耳朵會聽到聲響……使新生者能夠將胳膊放到龍穴裏去。又會牽着獅子的鬣毛教牠行走。

第二個衛士 叫他不許嚷，他老是愛講這些可笑的事情。

第一個衛士 不，不，他是一個聖人，他也是很和善的，每天我送食

物給他吃的時候，他總要謝謝我的。

卡伯多西亞人 他是什麼人？

第一個衛士 是一個先知。

卡伯多西亞人 他叫什麼名字？

第一個衛士 叫約翰。

卡伯多西亞人 他從那裏來？

第一個衛士 從沙漠裏來的，他在那兒喫的是蝗虫和野蜜，穿的是駱

駝毛的衣服，腰際束上一條皮帶，那樣子怪可怕的，可是總有

一大羣人跟着他，他還有很多很多的門徒呢。

卡伯多西亞人 他說些什麼呢？

第一個衛士 我們不懂，有時候他講些可怕的事情，但是他究竟在說

些什麼，那可誰也弄不清楚。

卡伯多西亞人 可以見見他嗎？

第一個衛士 那不行。國王禁止的。

敘利亞青年 公主用她底扇子將臉孔遮起來了！她那雙纖巧的玉手，搖動起來真像飛到窠裏去的小白鴿兒一樣。還像隻白蝴蝶。真像隻白蝴蝶兒呢。

希羅底的侍者 那與你有什麼關係？你爲什麼老朝她看？你再不要朝她看了……說不定會發生什麼亂子呢。

卡伯多西亞人（指着那口古井）多奇怪的牢獄！

第二個衛士 這是口古井。

卡伯多西亞人 一口古井？那裏面一定是有毒的。

第二個衛士 呵！不一定。譬如像國王的同胞兄弟，希羅底王后的前夫，他就在這古井裏被監禁過十二年。也沒曾將他害死。直到

十二年的末了，才將他絞死的。

卡伯多西亞人 絞死？誰敢去做那樣的事？

第二個衛士（指着劊子手，一個高大的薩瑪利亞人）那邊這個人，馬

納伊。

卡伯多西亞人 他不害怕嗎？

第二個衛士 不！國王已經把指環交給他了。

卡伯多西亞人 什麼指環？

第二個衛士 執行死刑的指環，所以他不怕。

卡伯多西亞人 但是，去絞死一個王族，畢竟是件可怕的事情。

第一個衛士 爲什麼？做王上的也不過祇有一個頭頸，跟平常人有何

麼兩樣呢？

卡伯多西亞人 我以爲那是很可怕的。

敘利亞青年 公主站起來了！她要離席了！瞧她那樣子多煩悶呵。



哦，她走向這邊來了。是的，她朝着我們這裏走來了。她底臉色多蒼白呵！我從來也沒有看見她那樣子蒼白過。

希羅底的侍者 別這樣盯着，我求你別這樣盯着她。

敘利亞青年 她好像一隻迷途的鴿子……她好像是一朵搖曳在微風中的水仙花……她像一朵小銀花。

〔莎樂美登場。〕

莎樂美 我不願意留在那裏了。我不能再待下去了。國王爲什麼老是用他那雙鼯鼠般的眼睛，從他那顫動着的眼臉底下盯住我呢？真想不到我母親底丈夫也會這樣的盯着我。我不懂這是什麼意思。哦，實在我全都明白了。

敘利亞青年 公主，您剛離席嗎？

莎樂美 這裏的空氣好清爽啊！我可以在這裏暢快的呼吸一下了。裏邊有那些剛從耶路撒冷來的猶太人，他們彼此在咬牙切齒的爭

論着那些愚蠢的禮節；還有那些野蠻人，他們喝了又喝，拿酒潑了一地；還有些從希密爾那來的希臘人，眼睛和臉頰都抹着顏色，把頭髮一行行地捲得像螺旋似的，還有那不大說話的狡獪的埃及人，他們蓄着長長的指甲，穿着褐色的大衫，還有那些野蠻而粗魯的羅馬人，開口就是一派庸俗不堪的大話。呵，我多厭惡那些羅馬人！他們又粗野又下作，而他們却偏愛裝出那副貴族的樣子來。

敘利亞青年 公主，請坐坐吧？

希羅底的侍者 你爲什麼要和她講話！……你爲什麼要盯着她看？
唉，也許有什麼可怕的事情會降臨呢。

莎樂美 這月亮多好看呀！她好像一枚小銀元，一小朵銀色的花，她冷靜而貞潔，我想她一定是一個處女，她的美與處女的美完全一樣，是的，她是一個處女，她從來沒有沾染過她底身軀，她



決沒有委身給任何男人，像所有的其他女神一樣。

約翰的聲音 看哪，主已經來了，人之子已經來了。半人半馬的怪東西都躲到河裏去了。水妖也已經離開了她的河流，藏身在森林的葉蔭底下去了。

莎樂美 那在叫喊的人是誰？

第二個衛士 他是個先知，公主。

莎樂美 哦，先知！不就是國王所懼怕的那個人嗎？

第二個衛士 那些事，我們一點也不知道，公主。我們只曉得那個叫喚的人就是先知約翰。

敘利亞青年 我去吩咐他們把您底肩輿抬來好嗎，公主？花園裏的夜色，多惹人愛呵。

莎樂美 他不是曾經說過許多關於我母親的可怕的事嗎？

第二個衛士 我們從來沒有聽得懂他所說的話，公主。

莎樂美 是的，他說了許多關於我母親的可怕的話。

〔一個奴僕登場。〕

奴僕 公主，國王請您回席。

莎樂美 我不想回去。

敘利亞青年 請您恕罪，公主，如果您不回席去，恐怕會發生什麼不

幸的事情呢。

莎樂美 他是個老人嗎，這位先知？

敘利亞青年 公主，還是回席去的好，請允許我領您到裏邊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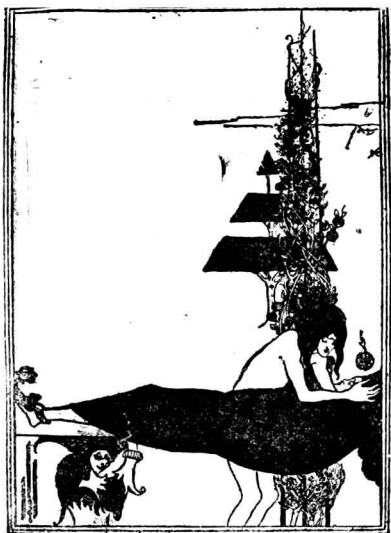
莎樂美 這位先知……他是一個老人嗎？

第一個衛士 不，公主，他是很年輕的。

第二個衛士 不過也不能斷定，有些人說他是以利亞（3）。

莎樂美 以利亞是誰？

第二個衛士 是這個國度裏古時的一個先知，公主。



奴僕 公主，教我用什麼話去回稟國王呢？

約翰的聲音 巴勒士登（4）的國土啊，不要以為他打你的鞭子已經折斷了，就高興起來。從蛇的種子裏會產出巴齊克利的怪物來的，這一種怪物能吞食所有的飛禽呵。

莎樂美 好奇妙的聲音，我很想和他談談。

第一個衛士 我怕那是不可能的，公主。國王不准許任何人去和他談話。就是大祭司長也不能例外。

莎樂美 我要和他談話。

第一個衛士 那是不能辦到的，公主。

莎樂美 我一定要和他談話。

敘利亞青年 公主，回席去不是更好嗎？

莎樂美 把這個先知帶過來。

〔奴僕下。〕

第一個衛士 我們不敢，公主。

莎樂美 （走近井旁，向下窺視）這下面好黑暗啊！住在這樣一個暗穴裏，一定是非常可怕的！這簡直和一個坟墓一樣……（對衛士們）你們沒有聽見我底話嗎？把這個先知帶出來，我要見見他。

第二個衛士 公主，我懇求您，別叫我們爲難吧。

莎樂美 你們有意要我等待！

第一個衛士 公主，我們底生命是隸屬於您的，但是我們不能照您所吩咐的去做，其實，公主實在不能拿這件事情來差遣我們去做的。

莎樂美 （看着敘利亞青年）啊！

希羅底的侍者 呵呀，要發生什麼事情了，一定有什麼不幸的事情要發生了。

莎樂美

（走近敘利亞青年身旁）你會肯給我做這件事的，是嗎，納拉

貝斯？你會願意替我做這件事情嗎？我待你一向都是很好，你是會給我做這件事情的。我只要瞧一瞧這位奇怪的先知，人家都常常談論到他，我聽到國王也常常談起他，我想國王是怕他的……你呢，你也害怕他嗎，納拉貝斯？

敘利亞青年

我不怕他，公主。在這世界上我什麼人都不怕。但是國

王已經有明令禁止過，不論什麼人都不准將這口古井的蓋子揭開。

莎樂美

你給我做這件事，納拉貝斯，明天我坐着肩輿在賣神像人家

的門口經過的時候，我一定丟一朵小花兒給你，一朵綠色的小花兒。

敘利亞青年

我不能，我不能，公主。

莎樂美

（微笑着）你給我做這件事，納拉貝斯。你會明白而且願意

去爲我做這件事情的。明天我坐着肩輿，經過賣神像人家的橋邊的時候，我會從我底面紗裏望着你，我一定把眼光投向你。納拉貝斯，也許我還要把微笑擲給你呢。看着我，納拉貝斯，你看着我。呵！你明白你應該爲我去做我所欲求於你的事了。你一定明白了，是不是？……我知道你一定樂於爲我效勞的。

敘利亞青年（指着第三個衛士，命令着）把先知提出來……莎樂美公主要見他。

莎樂美 啊！

希羅底的侍者 哦！這月亮看上去好奇怪喲。人家真以爲她是一隻正在找尋屍衣，想把自己的身體掩蓋起來的女鬼底手呢。

敘利亞青年 她的樣子多奇怪！她像個有着一雙琥珀眼睛的小公主。她像一個在薄紗的雲霧中微笑着的小公主。



「先知從古井里走出，莎樂美凝神地望着他，徐徐後退。」

約翰 那個如今把生命之杯裝滿了罪惡的人在那裏？那個穿了銀袍，

將來有一天要死在萬人跟前的人在那裏？叫他過來，讓他聽聽
那個曾經在荒漠的曠野上，和顯赫的王宮裏，叫喚着的人的聲
音。

莎樂美 他說的是誰啊？

敘利亞青年 沒有人能夠懂得，公主。

約翰 那個看見了描繪在牆壁上的男子的畫像，那個彩色的迦勒底男
人的畫像，便拿自己丟在她底眼睛的慾望中，而且不顧一切遣
派使者到迦勒底去的女人在那裏？

莎樂美 他是在說我的母親。

敘利亞青年 哦，不是的，公主。

莎樂美 是的；他所說的是我底母親。

約翰

那個把自己的身子獻給那些腰纏綬帶，頭上戴着彩色金冠的亞西利亞隊長們的女人在那裏？那個把她自己的身子獻給那些身穿華麗的紫衣，手執金盾，頭戴銀盔，軀幹魁偉的埃及青年們的女人在那裏？叫她從淫穢的牀上爬起來，從亂淫的牀上爬起來，讓她來聽聽替主預備道路的人的聲音，使她懺悔她底罪孽，假如她再不悔改，還要沉溺在罪污之中；也叫她來，因為主的簸箕已經拿在主的手裏了。

莎樂美

啊，他是可怕的，他是可怕的！

敘利亞青年

請不要再停留在這裏了，公主，我懇求您。

莎樂美

他底眼睛比什麼都怕人，他底眼睛好像泰爾安地方帷幕裏面

被火炬燒焦的一對黑洞洞，他底眼睛好像棲息着蛟龍的黑洞。

好像埃及國裏那些蛟龍作痛的黑洞，他底眼睛又好像是被那幻麗的月光所誘盪着的深邃的黑色的湖潭……你想他還要說話

嗎？

敘利亞青年 不要停留在這裏！公主，我懇求您不要再停留在這裏。
莎樂美 他是多麼憔悴呵！他好像一個瘦削的象牙雕像，他好像一個
用白銀鑄成的人底肖像，我相信他和月亮一樣的聖潔，他好像
是一道月光，好像是一支銀箭，他的肉體一定跟象牙一般冷。
我要仔細看一看他。

敘利亞青年 不要，不要，公主。

莎樂美 我一定得仔細的看一看他。

敘利亞青年 公主！公主！

約翰 朝我望着的這個女人是誰呀？我不要她望着我，她爲什麼用她
那雙金色的眼臉底下的金光璀璨的眼睛望着我？我不認識她是
誰，我也不想去知道她是誰，叫她走開，我所說的話並非對她
說的。

莎樂美 我是莎樂美，希羅底的女兒，猶太國的公主。

約翰 走開！巴比倫的女兒（5）！不要靠近主的選民的身旁來，你底母親已經把她的邪淫之酒酒遍了全世界，她的罪孽之聲已經直達主上帝的耳朵裏了。

莎樂美 再說一遍，約翰，你底聲音對於我好像葡萄酒那樣使我醇

醉。

敘利亞青年 公主！公主！公主！

莎樂美 再說一遍，再說一遍！約翰，並且你告訴我，我應該去做些什麼？

約翰 撒旦（6）的女兒，不要靠近我！用面紗把你的臉孔蒙起來，撒灰在你底頭上，你自己親身到沙漠間去尋找人之子去。

莎樂美 人之子，他是誰呢？他也像你一樣地美嗎，約翰？

約翰 你快離開我！我已經聽到在這宮裏面有拍動着死神底翅翼的聲

音。

敘利亞青年 公主，我懇求您回裏邊去吧。

約翰 主上帝的天使啊，你執着劍來此做什麼喲？在這污濁的王宮裏
你找尋些什麼喲？那個將要穿了銀袍而死的人底最後的日
子，還沒有來到呢。

莎樂美 約翰！

約翰 誰在說話？

莎樂美 約翰！我愛上你底身體了，你底身體白得像沒有刈割過的田
野裏的百合花一樣，你底身體白得像山上的積雪一樣，像那從
猶太的羣山頂上流到溪谷裏去的積雪一樣的白，亞刺伯女王底
花園裏的薔薇花沒有你身體那樣的白，亞刺伯女王的花園裏的
薔薇花，亞刺伯女王那個馥郁芬芳的香料園裏的薔薇花也比不
上你，還有那曙光的光，輕落在林樹的嫩葉面上的曙光的光。

也沒有你底身體那樣白，還有月亮的胸膛，輕壓在海上的胸膛上。面的月亮的胸膛，也沒有你底身體那樣白……世界上沒有一樣東西能白得像你底身體，讓我來撫摩你的身體吧。

約翰

走開！巴比倫的女兒！因為有了女人，世界上才有了罪惡。你不要對我講話，我不願意聽你的話，我只聽主上帝的聲音。

莎樂美

你底身體白得可怕，你底身體像一個遍體白斑的害着癩瘋病的人底身體，你底身體像一堵被毒蛇爬行過的白粉牆，一堵蝸子作過窩的白粉牆，好像是塞滿了可厭的東西的一座白聖的墳墓，你底身體是討厭的……我鍾愛的是你底頭髮，約翰，你底頭髮好像是一叢叢的葡萄球，伊登米地方的葡萄樹上掛下來的黑葡萄球。你底頭髮好像利伯嫩地方的柏樹的密葉，好像連白天都能在它蔭蔽下藏匿獅子和強盜的利伯嫩底大柏樹，那漫長的黑夜，月亮躲起了她底臉，星羣嚇得不敢出現的黑夜，也

沒有你底頭髮那樣黑。世界上沒有任何東西能比得上你底頭髮那般黑……讓我來摸一摸你底頭髮吧。

約翰

走開，撒旦的女兒！別碰我，不要褻瀆上帝的聖殿。

莎樂美

你底頭髮是可怕的，你底頭髮被污泥和塵埃遮蓋着，像是人

家放在你底額頭上的一頂荊棘之冠。像是一條條的黑蛇，盤踞在你底頭頂上，我不愛你底頭髮……我所愛的是你底嘴，約翰。你底嘴唇像象牙塔上的紅錦帶。像用象牙製的小刀子剖成兩半的紅石榴。泰埃花園裏的石榴花，比玫瑰還要紅的石榴花，但是也沒有你底嘴唇那般紅。那報告國王駕到使敵人聞而生畏的那種紅色的號角聲，也沒有這般紅。你底嘴唇比那些在榨酒機上採葡萄的人底腳還要紅。你底嘴唇比那些祭司飼養在寺院中的鴿子的腳還要紅。你底嘴唇比那剛從森林裏出來的曾經殺死了一頭獅子，又看見了許多斑斕的猛虎的人底腳還要

紅·你底嘴脣好像那些漁人們在暮色蒼茫的海中找到的一枝珊瑚，預備進貢國王的珊瑚一樣的紅！···那好像是馬勃地方的礦山裏掘取的丹砂，國王從他們那裏取得的丹砂一樣的紅·好像那染着丹砂鑲嵌着珊瑚的波斯王的弓一樣的紅，世界上沒有一樣東西，能像你底嘴脣一樣紅···讓我親一親你底嘴·

約翰 不能，巴比倫的女兒！撒旦的女兒！不能·

莎樂美 我要親你底嘴，我要親你底嘴·

敘利亞青年 公主，公主，您是一個植着沒藥(7)的花園，您是羣鴿之王·不要朝這個人看，不要朝他看！請您別對他說這樣的話·我忍受不住了···公主，公主，不要去說這些事情·

莎樂美 我要親你底嘴，約翰·

敘利亞青年 呃！（自殺·倒在莎樂美與約翰之間）

希羅底的侍者 敘利亞青年自殺了！年青的侍衛長自殺了！他，我底

朋友自殺了！我曾經送給他一小盒香料和銀鑄的耳環，但是他自殺了！啊，他不是早就說過，這裏將會有什麼不幸的事情要發生嗎？我也說過，而這個不幸的事情現在果然發生了。我也很知道月亮在找尋什麼失落的東西，但是我沒有想到她所要找尋的竟會是他。啊，我爲什麼不將他隱藏起來，不讓月亮看到呢？倘若我把他藏在一個洞穴裏，她便不會看見他了。

第一個衛士 公主，這位年輕的侍衛長剛才自殺了。

莎樂美 讓我親你底嘴，約翰。

約翰 你不怕嗎！希羅底的女兒？我不是已經對你說過，我聽到宮中有死神在拍閃着翅膀的聲音嗎？而且那個死神他不是已經來到了嗎？

莎樂美 讓我親你底嘴。

約翰 淫婦的女兒，在這世界上只有一個人才能夠拯救你。就是我所

說過的那個人。你去找他，他在迦利利（8）海上的舟楫中，在和他底門徒講道，你去跪在那海岸旁邊，高呼他底名字。當他來到你面前的時候（無論誰叫他，他總是來的），你便跪在他底腳邊，求他饒恕你一切的罪孽。

莎樂美 讓我親你底嘴。

約翰 你要被咀咒！你這亂倫的母親底女兒啊，你要被咀咒！

莎樂美 我要親你底嘴，約翰。

約翰 我不願意看見你，我不要看你，你是被咀咒的，莎樂美，你是被咀咒的。

〔先知走下古井。〕

莎樂美 我要親你底嘴，約翰；我要親你底嘴。

第一個衛士 我們得把這個屍體搬開，國王素來是不高興看到死尸的，除非是他自己所殺的。

希羅底的侍者 他是我底弟兄，比同胞手足還要親密。我送過他一隻滿裝香料的小盒子，和那隻他常帶在手上的瑪瑙環兒。黃昏時我們常在河濱的杏樹林裏散步，他常常把他底祖國的事情告訴我，他說話的時候，聲音很低，好像一個吹笛子的人在吹着笛子。他又很愛蹲在水邊向自己的影兒凝視。爲了這個，我時常責備他不要這樣。

第二個衛士 你說得對；我們一定要把這屍體藏起來，決不讓國王看見。

第一個衛士 國王不會上這裏來的。他很少到這個高臺上來過，因爲他太怕這個先知了。

(希律，希羅底及侍從等登場。)

希律 莎樂美在那兒？莎樂美在那兒？她爲什麼不聽我的吩咐回到席上去？呵，她在那邊！

希羅底 你不可以對他看！你常常看着她！

希律 今天晚上的月亮很奇怪。她不是有種奇怪的樣子嗎？她好像是一個瘋狂的女人，一個到處在找尋戀人的瘋狂的女人。她赤裸着體，她一絲不掛的裸着體。那些雲朵在找尋着她，想給她一點遮掩，可是她却不願意。她拿她自己赤條條的身體往雲外面跑。她像個酒醉的女人，在雲朵間穿來穿去。．．我想她一定在找尋戀人。她不是像個東跌西倒踉蹌着的喝醉了的女人嗎？她像一個瘋狂的女人，可不是嗎？

希羅底 不，月亮不過就像月亮罷了。我們回進裏邊去吧。．．在這裏沒有什麼事情可做。

希律 我要留在這裏。曼那西，把毯子舖起來，點上火炬，把象牙的桌子和碧玉的桌子都搬來。這裏的空氣舒暢極了。我還要和我的嘉賓們再喝幾杯酒。我們對於凱撒（9）派來的使臣必須表示



希羅底 你要留在這裏，恐怕並不是爲了他們吧。

希律 怎麼不是；這裏的空氣很清爽。來，希羅底，我們底嘉賓正在等着我們呢。呵唷！我滑倒了，我跌在血泊裏了。這是一個不好的預兆。這是一個不祥之兆。這裏爲什麼有血？……還有這個死尸，這個死尸怎麼會在這裏？你們以爲我也和埃及王一樣，款待賓客不用筵席，而把死尸給他們看嗎？這死尸是誰？我不願意看他。

第一個衛士 是我們底侍衛長，陛下。他就是那個敘利亞青年，就是三天之前陛下才委他做侍衛長的那個敘利亞青年。

希律 我並沒有下過命令要殺他啊。

第二個衛士 他是自殺的，陛下。

希律 爲什麼緣故？我不是已經任命他做侍衛長了。

第二個衛士 我們不知道，陛下，他是用自己的手把自己殺死的。

希律 這件事情我看有點蹊蹺。我一向以為只有羅馬的哲學家們才會自殺的，狄基伊納斯，羅馬的哲學家們自殺！這句話會是真的嗎？

狄基伊納斯 有些是自殺的，陛下，他們都屬於犬儒學派（10）的，這些犬儒學派裏的人大都是些粗野鄙陋的，他們盡是一些可笑的人，我個人覺得他們全都是些可笑的。

希律 我也這樣想，自殺真是件可笑的事情。

狄基伊納斯 在我們羅馬無論誰都譏笑他們，羅馬皇帝並且還做過一首嘲弄他們的諷刺詩，那首詩已經成了家曉戶誦了。

希律 哦！他還寫了首諷刺詩去嘲弄他們嗎？凱撒真算個怪傑了，他什麼都做得出……這個敘利亞青年的自殺，也真奇怪，我很惋惜他的死，是呵，我很惋惜，因為他長得很漂亮，的確他長

得非常漂亮呢。他有一雙動人的眸子，記得我會看見過他癡迷迷地把雙眼盯睛着莎樂美。確實我以為他看莎樂美看得太過份了。

希羅底 除了他，還有一個人對莎樂美看得太過份了的呢。

希律 他底父親也是一個國王，我將他從他底國土上趕跑了。他底身為王后的母親，你叫她做了你底奴婢，希羅底。所以他在我們這裏，我把他當作賓客一樣地對待，爲了這原故我任命他做了侍衛長。他死了我實在感到難過。．．．呵！你們爲什麼把這個屍體擺在這裏？我不高興看到它！給我搬開去！

〔侍從將屍體搬走。〕

這裏真冷。這裏有風。不是有風在吹動嗎？

希羅底 不；沒有風。

希律 不，這裏有風。．．．而且我還聽到在半空裏好像有拍打着羽翼

的聲音，好像有拍打着很大的翅翼的聲音。你沒會聽到嗎？

希羅底 我什麼也沒有聽見。

希律 我也不再聽到有什麼聲響了，但我確實聽到過的，無疑地這是風在吹動的聲音。那已經是過去了，呵，不對，我又聽到了，你沒聽見嗎？那聲音正和拍打着翅翼的聲音一樣。

希羅底 我告訴你一點什麼聲音也沒有，你着了病啦，讓我們回裏邊去吧。

希律 沒有病，着了病的是你底女兒。她有病容，我從來沒有看到她底臉色有這樣蒼白過。

希羅底 我已經對你講過，不要再盯着她看了。

希律 給我斟酒來。

〔侍從將酒送上。〕

莎樂美，來和我喝杯酒。我這裏有芳醇的葡萄酒。是凱撒親自



送給我的，拿你底小小的櫻唇放在杯子裏去浸一浸，然後我就把全杯喝乾。

莎樂美 我不渴，陛下。

希律 你聽她用這樣的話來回答我，你底這個女兒？

希羅底 她回答得很對，爲什麼你老是盯着她？

希律 給我拿盤菓子來。

〔侍從將菓子送上。〕

莎樂美，來，同我一起吃這菓子，我喜歡看你留在菓子上的一顆顆細小的齒印。你把這菓子輕輕的咬一口，剩下來的我便將它吃光。

莎樂美 我不餓，陛下。

希律 (對希羅底) 你看你怎樣將你底這個女兒教養大的？

希羅底 我底女兒和我都是出身在王族裏，比不得你，你底父親是個

趕駱駝的，並且他還是個強盜！

希律 你別胡扯！

希羅底 你自己比誰都明白那是千真萬確的。

希律 莎樂美，來，坐到我身邊來，我要把你底母親的位子讓給你。

莎樂美 我並不太疲倦，陛下。

希羅底 你看她怎樣的對待你。

希律 拿——給我，我要什麼？竟一下子想不起來了。呵！呵！我記

起來了。

約翰的聲音 看啲，時候到啦！主上帝說，我所預言的時候已經來到

啦。看啲！我所說的那個日子已經來到啦。

希羅底 叫你不要作聲，我不願意聽到這個人的聲音，他總是拿不入

耳的話語來講我。

希律 他並沒有講什麼跟你作對的話呵。並且，他是一個偉大的先

知。

希羅底 我是不相信什麼先知的。一個人怎麼能夠知道那些未來的事
情呢？這是不會有人預知的。而且，他又是一直在侮辱我。我
想你是害怕他的。．．．我很明白你是怕着他的。

希律 我並不怕他。我是什麼人都不怕的。

希羅底 我對你說吧，你是害怕他的。假如你真的不怕他，那你爲什
麼不將他交給那些猶太人呢？在六個月之前，他們不就在纏着
要你將約翰交出來嗎？

第一個猶太人 真的，陛下，還是將他交在我們手裏的好。

希律 這件事情不用再提了。我早就答覆過你們了。我不想把他交到

你們手裏去。他是一個聖人。他是一個曾經看到過上帝的人。

第一個猶太人 那是不可能的事。自從先知以利亞之後，世界上便沒
有人再看見過上帝了。以利亞是最後一個親自見過上帝的人。

在現在這時候，再沒有看到上帝顯過靈，也許他自己已經躲藏起來了。所以許多奇罪大禍的事情，便降臨到這世界上來了。

第二個猶太人 實在講起來，甚至以利亞究竟有沒有看見過上帝也無人能斷定，或者他所看見的不過是上帝的影子而已。

第三個猶太人 上帝決不會把自己躲藏起來的，他隨時隨地都會顯現他底聖身，不論是在善裏還是在惡裏，上帝都一樣地存在着。

第四個猶太人 那也決不能這樣說，這是一種非常危險的教義。這是一種從亞歷山大城傳過來的教義。那地方的人講的全是些希臘底哲學，希臘人盡是些異教徒，他們甚至連割禮也沒有受過。

第五個猶太人 上帝在怎樣工作，沒有人能夠說得出來。他的工作方法是神祕的。也許我們所稱爲惡的事情反而是善的，我們所稱爲善的事情而實際上却是惡的。對什麼事情，我們都只是莫明其妙。我們只能服從他底意志，因爲上帝是很有權威的。他

將強的和弱的一齊都搗得粉碎，他是什麼人也不去顧忌的。

第一個猶太人 你說的挺對，上帝實在是很可怕的。他不管強的弱的
一起打碎，好像我們人在石臼裏舂穀子一樣。但是這個人決沒
會見過上帝，自從先知以利亞以來，便沒有人再見過上帝了。

希羅底 叫他們肅靜些，他們鬧得我厭煩透了。

希律 但是我聽到說約翰他自己就是你們的先知以利亞。

猶太人 那是不可能的事，先知以利亞在的時候，距離現在已經有三
百多年了。

希律 可是有人說，這個人就是先知以利亞。

第一個拿撒勒人 我可以斷定他的確是以利亞。

猶太人 不對，他決不會是以利亞。

約翰的聲音 時候到了，主來臨的時候到了。我已經聽見在山上有我
們底救世主的脚步聲了。

希律 那是什麼意思，救世主？

狄基伊納斯 那是凱撒所用的一個稱號。

希律 但是現在凱撒並不會到猶太來。昨天我還接到他從羅馬發來的信。信裏並沒有提到這樁事。而且你，狄基伊納斯，你在冬天的時候還住在羅馬，你沒有聽見過關於這樁事情的消息嗎，有沒有的呢？

狄基伊納斯 陛下，關於這樁事情的消息我沒有聽到過。方才我所說的這個稱號，那是凱撒的稱號之一。

希律 但是凱撒不能來。他生了很厲害的腳風病，據說他底腳腫得和象底腳一樣粗了。何況政治上的關係也牽制着他，他一離開羅馬就會失掉了羅馬的。他決不會來。不過，凱撒是主，他高興到這裏來的時候，他就會來。可是，我想他是不会來的。

第一個拿撒勒人 這個先知所指的並不是凱撒，陛下。

希律 怎麼？不是關於凱撒的事嗎？

第一個拿撒勒人 不是的，陛下。

希律 那末他所指的是誰呢？

第一個拿撒勒人 是指那個已經來了的彌賽亞（ii）。

第一個猶太人 彌賽亞還不會來呢。

第一個拿撒勒人 他確實已經來了。他還到處在顯他的神蹟。

希羅底 哈！哈！神蹟？我始終不相信有什麼神蹟，我看得太多了。

（對她的侍者）我底扇子！

第一個拿撒勒人 這個人真的會顯神蹟，就如那一次，他在迦利利的

一個相當有名聲的小市鎮裏，有一家娶婚人家的筵席上，他把

幾桶水都變成了酒。這是幾個親自在場看見的人告訴我的。還

有一次，他將坐在迦百農門口的兩個患着大痲瘋症的病人醫好

了。他只伸手去摸了摸他們，他們就潔淨了。

第二個拿撒勒人 不對，他在迦百農所醫治的是兩個瞎了眼睛的人。
第一個拿撒勒人 不是的；是兩個患着大癲瘋病的。不過他也曾醫好

過瞎子。並且還有人看見過他在山上和天使講話哩。

一個撒都賽人 天使是不會有的。

一個法利賽人 天使是有的。不過，這個人和他們曾經講過話，我却不會相信。

第一個拿撒勒人 許許多多人都見過他和天使講話的。

一個撒都賽人 不會是和天使講話。

希羅底 這些人吵得我厭煩死了！他們儘是些可笑的傢伙！（對她

的侍者）唔！將我底扇子取來！（她底侍者將扇子呈上）你底樣

子好像在做夢，你決不可去做夢呵。只有患病的人才會去做夢

的。（用扇子拍打她底侍者）

第二個拿撒勒人 還有傑魯斯底女兒的神蹟。

第一個拿撒勒人 是的，那是非常確實的，沒有人會說這不是真實的事情。

希羅底 這班人全都是些瘋子，他們看月亮看得太久了，吩咐他們不准這樣吵鬧。

希律 傑魯斯底女兒，又是怎麼回事？

第一個拿撒勒人 傑魯斯底女兒死了，這個人將她從死中復活過來。

希律 怎麼？他能使死人復活？

第一個拿撒勒人 是的，陛下，他能使已經死亡的人再活過來。

希律 我不願意這個人做這樣的事情，我禁止他去做這樣的事情，我

不准許任何人將死亡的人復活，這個人一定得設法找來，告訴

他我禁止他使已經死了的人能够再生，你們可有誰知道這個人

現在在什麼地方？

第二個拿撒勒人 陛下，這個人無處不在，但是要想找到他却又很不

容易。

第一個拿撒勒人 有人說他現在在撒瑪利亞。

第一個猶大人 倘若這個人是在撒瑪利亞的話，那便很容易證實他並不是彌賽亞了。彌賽亞是不會到撒瑪利亞人那裏去的。撒瑪利亞人是會受過咀咒的，他們從不會到神殿裏去獻祭過。

第二個拿撒勒人 他在幾天之前才離開撒瑪利亞，我想他現在正在耶路撒冷的附近。

第一個拿撒勒人 不會，他不會在那裏。我剛剛從耶路撒冷來。那裏的人已經有兩個月沒有得到他底消息了。

希律 沒有關係！只要差人去找他來，告訴他說我不准許他將死人復活！關於把水變成酒，使患大痲瘋症的病人潔淨，使瞎子重見天日，這些事情他愛做儘管去做，我並不禁止。實在說來，像這些替病人醫治，我也認爲是件好事情。不過我不准許任何人

去將已經死了的人救活。假如死人都復活了，那會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約翰的聲音 啊！淫亂的婦人啊！妖婆啊！啊！有着金色的眼睛和鍍了黃金顏色的眼瞼的巴比倫底女兒啊！主上帝如此說：讓許許多多男人來圍攻她，把她拋來拋去，被人搶奪，讓這些人用石塊來打她……

希羅底 叫他不要嚷。

約翰的聲音 讓作戰的將領用他們底刀劍來刺她，讓他們將她底身體壓碎在他們底盾下。

希羅底 不，那是可恥的。

約翰的聲音 所以我得將世界上的一切罪惡都掃除乾淨，好叫其他的女人都受到警戒，不再效法她底榜樣，使淫行從此止息。

希羅底 你聽見他怎樣在污衊着我嗎？你就忍心讓他這樣誹謗你底妻

子嗎？

希律 他並沒有指出你底名字。

希羅底 那有什麼呢？你很明白他所辱罵的人是我。而我呢，難道不是你底妻子嗎？

希律 的確是的，親愛而尊貴的希羅底，你是我底妻子。而且在你沒有做我底妻子以前，你還是我兄弟的妻子。

希羅底 那是你把我從他底手裏奪過來的。

希律 實在我是要比他能幹些。但是，我們還是不要再提那件事情吧。我不願意講到這件事情。那就是這個先知所說的那些可怕的話的原因。或者因着這個緣故，真會發生什麼不幸的事情也未可知。我們不要去談這件事了。尊貴的希羅底，我們冷淡了我們底貴賓了。請你把我底酒杯斟滿，我底親愛的。用葡萄酒將我底大銀杯斟滿，將大玻璃杯也斟滿。我要舉杯祝賀



凱撒的健康。這裏有許多羅馬的嘉賓，我們應該向凱撒祝賀。

全體 凱撒萬歲！凱撒萬歲！

希律 你沒有看見你底女兒嗎？她底臉色多麼蒼白！

希羅底 她蒼白不蒼白，與你有什麼相干？

希律 我從來沒會見過她有這樣的蒼白。

希羅底 你切不要再向她看。

約翰的聲音 在那一天太陽會變得像裹頭布一樣的黑，月亮會變得像血一樣的紅，滿天的星星會跌落到地上來，像熟了的無花果從無花果樹上掉落下來一樣。那時候地球上的君王們都要恐懼得抖慄起來。

希羅底 哈！哈！我倒很想看一看他所說的那一個日子，月亮會紅得像一團血塊，星兒會像熟了的無花果一樣掉在地球上。這個先知說話像一個吃多了酒的醉漢……但是他那種說話的聲調我

可受不了，我恨透了他底聲音，命令他別再作聲。

希律 我不願意這樣做，我還不能懂得他所說的是些什麼意思，也許那真的是一種預兆。

希羅底 我不相信有什麼預兆，他說起話來簡直像個醉漢。

希律 也許他喝了上帝的酒，喝醉了。

希羅底 上帝的酒那是什麼樣的酒？是從那個葡萄園裏摘來的葡萄做的？在什麼樣的榨酒機上榨出來的？

希律 （從此他目不轉睛地專神凝視着莎樂美）狄基伊納斯，你這次在羅馬，皇帝可會對你談起這個問題……

狄基伊納斯 什麼問題，陛下？

希律 什麼問題？哦！我剛才問了你一個問題嗎？我已經完全忘記了我所要向你問的是什麼事情了。

希羅底 你又在看我底女兒了，你不能盯着她看，我早就告訴過你的

了。

希律 你也沒有說過半句別的話。

希羅底 要我再告訴你一遍。

希律 關於恢復寺院的事，他們議論得够多了，現在有什麼動靜了沒有？聽說那聖殿上的帳幔子已經不見了，他們可不是在這樣說着嗎？

希羅底 那是你自己將它偷掉的。你說起話來語無倫次。我不願意停留在這裏了，我們回裏邊去。

希律 莎樂美，跳舞給我看。

希羅底 我不讓她跳舞。

莎樂美 我沒有這心思去跳舞，陛下。

希律 莎樂美，希羅底的女兒，給我跳舞。

希羅底 別打擾她，讓她自己丟。

希律 我命令你跳舞，莎樂美。

莎樂美 我不願意跳舞，陛下。

希羅底 (笑着) 你看她怎樣服從你的！

希律 她跳不跳舞和我有什麼干係？那對於我毫不在乎。今天晚上我很快樂，我快樂極了。我從來沒有像今晚這樣快樂過。

第一個衛士 國王的樣子很憂悶，他不是有一種憂悶的樣子嗎？

第二個衛士 是的，他有一種憂悶的樣子。

希律 我爲什麼不快樂呢？凱撒，他是世界之王，萬物之主，他特別

企重我。剛才他又送來了許多珍貴的禮物給我。並且他還答應

我將我底仇敵卡伯多西亞王召到羅馬去，也許就在羅馬，凱撒

會把他釘死在十字架上。因爲凱撒他能够將他所想做的一切事

情都會做到。凱撒確實是一個萬能的主。這樣你當然明白了我

是應該快樂的。真的，我很快樂，我從來沒有如此的快樂過。

在這世界上沒有一件事情能損害我的快樂。

約翰的聲音 他將要在他底王座之上，穿起深紅色的衣袍。他底手裏舉着一隻裝滿了他底褻瀆的金杯子。主的天使要來懲罰他。他將會被蛆蟲吃掉。

希羅底 你聽見他在怎樣的咀咒你嗎？他說你將要去餵那蛆蟲。

希律 他剛才所說的並不是指的我。他從來沒有說過誹謗我的話的。他是在說卡伯多西亞王；我底仇敵卡伯多西亞王。將要被蛆蟲所吃的就是他。不會是我。這個先知從未說過咀咒我的話，除開我把我兄弟底妻子娶做自己底妻子的那件事所犯的過錯之外。這也許是對的。實在說來，你是個失去了生育能力的女人。

希羅底 不會生育，我？你竟說出這樣的話來。你這專心盯着我底女兒的人，你這爲了你個人的歡樂要她給你跳舞的人，你倒會說

出這樣的話來？你說話真沒有道理。我已經生過了一個孩子，而你自己什麼也沒有。不，連你那些妃嬪中間也沒有一個人生育過。失去了生育能力的是你，決不是我。

希律

安靜些，婦人！我說你是不會生育的。你沒有給我生過一個子女，而且這個先知說我們的結合是不正當的。他說這是一種亂倫結婚，一種要引起禍患的結婚。．．．我怕這個人所說的是不錯的。但在這時候，不是談這些話的場合。此刻我應該儘情的快樂。實在我是非常快樂的，我什麼也不缺少。

希羅底

今天晚上你會這樣高興，這使我也很喜歡。這與你往日的常態完全不同了。但是現在時候已經不早，讓我們回到裏邊去休息吧。不要忘掉明天一亮我們還得出去打獵呢。對於凱撒的使臣們，我們應該表示萬分的尊敬，對他們不是應該這樣表示的嗎？

第二個衛士 國王的神色多憂悶呵。

第一個衛士 是的，他底神色非常憂悶。

希律 莎樂美，莎樂美，你給我跳舞。我請你爲我跳舞。今晚我感到很苦惱，是的；今晚我非常苦惱。我剛來到這裏的時候，我便給滑倒在血泊裏，那是一種不吉祥的預兆；而現在，我又聽到，我確確實實的聽到半空裏有翅膀在抖動，大的翅膀在抖動的聲音。我說不出這是個什麼意思。．．．今晚我感到非常的煩悶。所以要你爲我跳一個舞。給我跳舞吧，莎樂美，我請你。如果你肯爲我跳一個舞，隨你向我求些什麼，我都可以把你所想要的一切東西給予你。是的，給我跳個舞吧，莎樂美，我將給你所要的一切，甚至我底國土的一半，我也決不吝嗇。

莎樂美 (站起) 您真的能够把我所向您求的任何東西都給予我嗎。

陛下？

希羅底 不要跳舞，我底女兒。

希律 只要你向我要，甚至我底國土的一半。

莎樂美 您能够起誓嗎，陛下？

希律 我起誓，莎樂美。

希羅底 我底女兒，不要跳舞。

莎樂美 可是您憑什麼東西來起誓，陛下？

希律 憑我底生命，我底王國，憑我底神靈，隨你向我求些什麼，我

都一定給你，那怕是我底國土的一半，我也願意，只要你爲我

跳一個舞，呵，莎樂美，莎樂美，給我跳一個舞吧！

莎樂美 您已經起誓過了，陛下！

希律 我已經起過誓了，莎樂美。

莎樂美 不論我向您要求的是什麼東西您必給我，甚至您底國土的

一半。



希羅底 我底女兒，你不要跳。

希律 甚至我底國土的一半。假如你歡喜要求我把我底一半的國土送給你，莎樂美，你做了女王那多美麗呵。她不是像女王一樣的美麗嗎？哦，這裏真冷，冰一樣冷的風，並且我聽見……爲什麼我會聽到半空中有振動着羽翼的聲音？哦！人家要以爲那是一隻鳥，一隻龐大的黑色的鳥在這高臺的上空翻舞呢。爲什麼我不能見着牠，這隻奇怪的鳥？牠那拍打着羽翼的聲音真是可怕，那是一種冰冷的寒風。不，那風並不是冷的，那是種熱風。我悶得喘不過氣來了。快倒點涼水在我底手上。拿點雪來給我喝。把我底長袍解鬆些。快，快！把我底長袍解鬆些。不用了，讓它這樣吧，使我感到不舒適的是我底花冠，是我底薔薇花冠，這些花好像是一朵朵燃着的火，它們將我底頭燒灼了。（他從頭上扯下花冠丟在桌子上）呵！現在我好透氣了。這

些花瓣兒多麼紅呵！它好像是桌布上濺着的血跡。那沒有關係。我們不能在所看見的東西裏都去找尋象徵。那是會使得人生沒有趣味的。不如說那些血跡和薔薇花瓣兒一樣的可愛。那樣說法要好得多了。但是我們不要再談這些事情了。現在我很快樂。我非常快樂。我不能好好的快樂一下嗎？你底女兒已經答應爲我跳舞了。你不是已經準備給我跳舞了嗎，莎樂美？你剛才已經允許過我了呵。

希羅底 我不許她跳舞。

莎樂美 我願意爲您跳舞，陛下。

希律 你聽你底女兒說的什麼。她要爲我跳舞了，你願意給我跳舞很好，莎樂美。你爲我跳過舞之後，千萬別忘了向我討你心裏所想的東西，無論你要什麼，我都得給你，甚至我國土的一半。我已經起過誓了，是嗎？

莎樂美 您已經起過誓了，陛下。

希律 我從來是不食言的，我不是那種不守誓約的人，我不懂得怎樣去扯謊。我是我說話的奴隸，我的說話是一個君王的說話，卡伯多西亞王常常愛扯謊的，所以他不能算一個真正的國王。他是一個無賴，一個沒用的懦夫。他向我借的債不肯償還，反倒還要辱罵我底使臣。他講了許多傷人的話。不過當他一到羅馬，凱撒就會將他釘死在十字架上的。我知道凱撒一定會將他釘死在十字架上的。不然的話，他也會被蛆蟲所吃。這個先知方在已經預言過了。好啦！你怎麼又要猶豫起來了呢，莎樂美？

莎樂美 我正在等我底奴婢將香料和七襲面紗取來，並且要他們將我腳上的鞋子除去。

〔奴婢拿了香料和七襲面紗進來，把莎樂美的鞋子脫下。〕

希律 啊！你準備裸着腳跳舞。那更好了！那更好了！她那雙小小的

腳會像小白鴿一樣，會像那在樹枝上舞蹈着的小小的白花兒一樣……不，不對，她準備着在血泊上跳舞了，地上濺滿了鮮血，她決不可在血泊上跳舞。那是一個不祥的預兆。

希羅底 假使她愛在血泊上跳舞，這對於你有何相干呢？你自己不是已經在血泊裏浸得够多了嗎？

希律 那與我有什麼相干啊，你看月亮！月亮已經變成紅色了，她的顏色變得像血一樣的紅了。呵！先知所預言的在應驗了。他說過月亮會變成血一樣的紅，他不是曾經這樣預言過的嗎？你們大家都聽見的，現在月亮果真變成血一樣紅了，你們沒有看見嗎？

希羅底 哦，是的，我看得好清楚。那星兒也像熟透了的無花果一樣的在落下來，可不是嗎？而且太陽也在變得和裹頭布一樣的黑了。地球上的君王們都在感到恐懼了。那祇少也有一個人會看



到這個先知一生中這一次的說話是沒有錯。因為地球上的君王
的確恐懼起來了……讓我們回裏邊去吧，你病了，他們回到
羅馬去要說你是發了狂了呢。我們進去吧，我告訴你說。

約翰的聲音 那個從埃頓來的是誰，那個從波撒拉來的，他底衣服上
染着紅色的，他顯耀着他底衣服的華麗的，高視闊步，旁若無
人的是誰呢？爲什麼你底衣服上濺滿了血色？

希羅底 我們回到裏邊去吧。那個人的聲音使我發怒了。如若他還是
這樣滔滔不絕地繼續喊叫着，那我不准許我底女兒跳舞了。如
若你還是這樣看着我底女兒，那我也不准許我底女兒跳舞了。
總之我不准許她跳舞。

希律 不要站起來，我底妻子，我底王后，那於你沒有一點好處的。
非等到她爲我跳過了舞，我是不回到裏邊去的。跳吧，莎樂
美，給我跳舞呵。

希羅底 不要跳舞，我底女兒。

莎過美 陛下，我已經全都準備好了。

〔莎樂美作七襲面紗之舞(La danse des sept voiles)〕

希律 呵！好極了！好極了！你看她，你底女兒已經給我跳舞了。走到我身旁來，莎樂美，走到我底身旁來，我要將你所要的一切東西作爲給你的報酬。呵！我酬謝爲我跳舞的人素來是很豐厚的。我更重重地答謝你。無論你心裏所想要的是什麼東西，我都能給你。你想要什麼呢？你說。

莎樂美 (跪着) 我想一樣東西，要他們即刻裝在銀盤裏端給我。

希律 (笑着) 裝在銀盤裏？當然可以的，裝在一隻大銀盤裏。她真討人喜愛，可不是嗎？你想拿什麼東西裝在銀盤裏呢？哦，美麗而高貴的莎樂美呵，你這比猶太國裏所有的一切的人家的女兒更爲美麗的莎樂美呵，你要他們拿什麼東西裝在銀盤裏端給

你呢？告訴我。無論什麼東西都好，他們一定會給你拿來的。我所有的寶庫都是屬於你的了。那到底是要什麼呢，莎樂美？

莎樂美（站起）約翰的頭。

希羅底 啊！說得很對，我底女兒。

希律 不，不。

希羅底 說得很不錯，我底女兒。

希律 不，不，莎樂美！你要的不會是那個東西，你不要去聽你母親的話。她常常拿不好的話來向你勸告的，不要理睬她。

莎樂美 我並沒有聽從我底母親的意思。我要您將約翰的頭裝在銀盤裏，這完全是爲了我自己的快樂。您已經起過誓了，希律。不要忘了您已經起過的誓言。

希律 我知道的。我已經憑了我底神靈起過誓。我很明白。但是我請你，莎樂美，我請你向我要別的東西，向我要我所統轄的國土。

的一半，我都願意給你。可是不要問我再討你剛才向我要的那個東西。

莎樂美 我向您要約翰的頭。

希律 不，不，我不願意你那樣。

莎樂美 您起過誓的，希律。

希羅底 是的，你已經起過誓。大家都聽到的。你在大眾的面前起的

誓？

希律 住嘴，婦人！我並沒有對你說話。

希羅底 我底女兒向你要約翰的頭，要得很對。他不只一次地誹謗過

我，他說了我許多惡毒的話。誰都知道我底女兒是很愛她底母親的。不要讓步，我底女兒。他已經起過誓的，他已經當着衆人起過誓的。

希律 不許胡鬧，不要和我說話。．．．來，莎樂美，講一點情理。一

個人是不是應該去講一點情理呢？我從沒有錯待你過，我一向都是愛着你的……那也許是我過份的溺愛你了罷。所以不要向我要這個東西。這是一件可怕的東西，你向我要的這件東西是可怕的駭人的東西。我想你一定是說着玩兒的。從一個人的身體上割下來的頭，這會好看的東西嗎？一個處女的眼睛，是決不適宜去看這樣一個可怕的東西的。你從這個可怕的東西裏會有什麼快樂可求呢？一點趣味也不會有的。不，不，這不會是你所想到我要的東西……你聽我的話，我有一塊寶玉，一塊大而圓的寶玉，那是凱撒的寵臣送給我的。你從這塊寶玉裏望過去，就是很遠地方所發生的事情也都能看得很清楚。凱撒他自己也常常帶着這樣的一種寶玉到馬戲場裏去要的。但是我的這塊寶玉比他的還要大。我確實知道我的寶玉比他的那塊要大些。這是全世界所有寶玉中最大的一塊。你一定很喜歡那

個東西，對不對？如果你向我討這塊東西，我一定拿來給你。

莎樂美 我要約翰的頭。

希律 你沒有在聽我的話。你沒有在聽我的話。聽我說，莎樂美。

莎樂美 約翰的頭。

希律 不，不，你不是想討那個東西。你討那個只是給我爲難。因爲

今天我看了你整整的一個晚上。唉！那是確確實實的，今天整整的一個晚上我都看着你。你的美麗搗亂了我底心，你的美麗已經使我萬分痛苦了。而且我看你也看得够多了，我可以不再看着你了。一個人千萬不要去求人也不要去看物，一個人只能去看看鏡子，因爲在鏡子裏所給我們看到的祇是幻影而已。

喂！喂！裝酒來！我喝了……莎樂美，莎樂美，讓我們好好地做個朋友吧。你去想想……啊，我想說什麼？我要對你說什麼呢？哦！我記起來了……莎樂美——不，請你還得靠近

我些，我怕你聽不清我的話。——莎樂美，你知道我的白孔雀，我那美麗的白孔雀，那些在花園裏的石榴樹和高大的柏樹之間踱來踱去的白孔雀。牠們的嘴是鍍金的。牠們所吃的穀粒也是鍍着金的。而牠們底脚都染着紫色。當牠們鳴叫時，天上便會落下小雨來；牠們的尾巴開屏時，月亮便會從雲端裏露出臉來。牠們雙雙對對地在柏樹和黑色的石榴樹之間踱來踱去，每一隻都有一個奴僕侍候着。有時候牠們飛過叢林，有時候牠們在草地上休息，或者繞着湖邊散步。全世界沒有這樣珍奇的禽鳥。全世界沒有一個君王有這樣珍奇的禽鳥。我相信就是凱撒自己所飼養的鳥類中，也不會有像我底白孔雀那樣美麗的鳥兒。我願意把白孔雀送五十隻給你。無論你到什麼地方，牠們都會跟隨着你。如果你站在牠們中央，那就會像一團白雲烘托着一輪明月一樣。我願意把牠們統統都給你。我一共祇

有一百隻，而且全世界的君王中沒有一個人有我這樣的白孔雀的。但是我要拿牠們全都送給你。只要你解除了我所起的那個誓言，不再向我討你剛才所要的那個東西。

〔他乾了一杯酒。〕

莎樂美 給我約翰的頭。

希羅底 說得好，我底女兒！至於你，你祇會可笑地誇耀着你底寶貝孔雀了。

希律 靜些！你常常這樣亂叫，叫得像一隻搶奪食物的野獸一樣。不准再亂叫，你底聲音使我厭惡。靜些。聽我說。莎樂美，你得仔細的攷慮一下你所要做的事情。這個人也許真的是從上帝那裏來的。他是個聖人。上帝的手指曾經觸過他，上帝曾借他底嘴講過許多可怕的話，在王宮裏也和沙漠上一樣，上帝是常常與他同在的。這是非常可能的，雖然沒有人能够肯

定，但是上帝幫助他，與他同在總是很可能的。他如果死了，許多不幸的事情都會降臨到我底身上來。他已經預言過在他死的那天，會有一種災禍在某一個人身上發生的。那災禍恐怕祇有我會遭遇到。你該記得，我走進這高臺的時候，便滑倒在血泊裏。並且我還聽見在空中有羽翼閃動的聲音，一種很大的羽翼在拍打的聲音。這些都是不祥的預兆。而且還有其他的事呢。我雖然沒會親眼看見，但是我相信一定還有別的不好的預兆。好，莎樂美，你總不希望一種不幸的災禍在我底身上發生吧？你一定不希望的。那末，聽我的話吧。

莎樂美 拿約翰的頭給我。

希律 呃！你沒有聽我的話。安靜些。我——我不安靜嗎？我是非常安靜的喲。你聽我說，我有許多珠寶，藏在這個王宮裏，世上罕有的珠寶，甚至連你底母親都未曾看見過。我有一個珍珠的

項圈，穿掇成四串，這些珍珠好像是用銀線穿綴起來的一串月亮，它們好像是五十個月亮被籠在一個金絲網裏一樣。它們曾經被一個女王掛在她那象牙似的胸前的。假如掛在你底胸前，那你一定也像女王一樣的美麗。我有兩種水晶球，一種像原色葡萄酒一樣的黑，還有一種是紅色的，紅得像摻了水的葡萄酒一樣。我有一種黃玉，像猛虎的眼睛一樣黃的黃玉，還有一種像竹鷄的眼睛一樣紅的紅玉，還有一種青色的碧玉，像貓兒的眼睛。我有一種時常放射着冰冷的火焰的貓兒眼，一種使人看了心裏發愁，並且不能放在暗黑地方的貓兒眼。我有一種像死了的女人底帶紋的眼球一樣的斑瑪瑙。我有一種隨着月亮變化的月光石，一見太陽便要變成淡灰色的月光石。我有一種像雞蛋一般大，藍花一樣藍的藍寶石，海水在它們裏面激盪着，而月光也決不會來沖淡水波的藍色。我有橄欖石，綠玉，翡翠

石和紅寶石。我有紅色的瑪瑙，玉簪石，還有白瑪瑙，我要把它們全部都送給你，全都，此外我還可以加上別的東西。印度王剛才送給我的四柄飾着鸚鵡毛的扇子，納彌提王送給我的那件用鴛鳥的羽毛製成的長裘，我都要轉送給你。我有一塊水晶，那塊水晶女人是不能看的，就是年青的男子也得先挨一頓鞭棍才能看它。在那螺鈿櫃裏，還放着三種奇怪的藍寶石，如果一個人將它戴在額頭上，便會想像出許多從來沒曾有過的虛無縹緲的事情；要是將它帶在手上，便會使得能生育的女人不再生養孩子。這些都是無價的至寶，它們的價值在一切的珍寶之上。但是還不至這一點呢。在一隻烏木櫥裏，我還藏着一對琥珀的杯子，好像兩隻金蘋果，倘若有驕人把毒藥倒在這種杯子裏，它們就會變成白色，變成像銀蘋果一樣。在一隻鑲了琥珀的櫃子裏，我還有嵌着玻璃的鞋子。還有從塞萊斯地方帶來

的外套，和從優法拉底城來的鑲着夜明珠和碧玉的手鐲……此外，你還想什麼呢，莎樂美？告訴我你所要的東西，我一定給你。無論你要什麼我都可以給你，除了這一件東西之外，我情願將我底一切所有的都給你，除了一條人的性命這件事之外，我可以將大祭司長的道袍給你，我可以拿聖殿裏的帳幔給你。

猶太人 哦呵！哦呵！

莎樂美 拿約翰的頭給我。

希律（倒在座位上） 拿她所要的東西給她吧！她真不虧是她母親底女兒！

（第一個衛士上前來。希羅底將國王手上帶着的那個「死的指環」取下，交給那衛士。衛士隨即把指環交給劊子手馬納伊。馬納伊見了非常驚惶。）

誰拿了我的指環？我右手上有一個指環的。誰喝了我的酒？我底杯子裏本來有着酒的呀！滿滿的一大杯酒，誰將它喝乾了？啊！一定有什麼大的災禍要降臨到一個人的身上來了。

（劊子手走下古井。

啊！爲什麼我要起誓？一個做君王的人決不應該輕易拿他底誓言來當質押的。他們背棄誓言固然可怕，就是遵守了誓言，也是一樣的可怕呵。

希羅底 我底女兒這件事做得好。

希律 我相信一定有什麼不幸的事情要發生了。

莎樂美 （倚在井旁靜靜的聽着）裏面沒有一點聲音。我一點兒什麼也

聽不見。這個人爲什麼不喊叫起來呢？呵！要是有人來殺我的話，我一定會叫喊起來，我一定要掙扎，我決不能這樣不聲不響的忍受……殺，殺，馬納伊，殺，我命令你……怎麼，

我一點聲音也聽不見，一片死寂，一種多可怕的死寂。啊，有什麼東西掉到地上來了。我聽見有什麼東西落下來了。這像是劊子手的刀。這個奴才他害怕起來了。他連他底刀也掉了。他不敢殺他了。真是個胆怯的懦夫，這個奴才！差個衛士下去看看。（她看着希羅底的侍者，對他說）你過來，你是那個死了的人底朋友，是不是？好，我告訴你，人死得還不够呢。到衛士們那邊去，吩咐他們下井裏去把我所要的，國王所允許我的，已經爲我所有的東西拿來給我。

〔侍者後退，她轉向衛士們。〕

過來，衛士們，你們快下井裏去把這個人的頭拿來。

〔衛士往後退。〕

陛下！陛下！命令你底衛士們把約翰的頭取來給我。

〔一隻大而黑的手臂，劊子手的手臂，從井裏伸出來，舉着的



銀盤上放着約翰的頭。莎樂美隨即把它接了過來。希律用他底衣袖遮掩了臉。希羅底得意地揮着扇子笑着。拿撒勒人跪下來開始做着禱告。

啊，你不許我親你的嘴，約翰。好！現在我可要親它了。我要用我底牙齒咬它，好像一個人在咬熟蘋果一樣。是的，我要親你底嘴了，約翰。我說過了；我沒有說過嗎？我說過的呵。現在我要親它了。但是你爲什麼不朝我看呢，約翰？你那雙可怕的、充滿着憤怒和輕蔑的眼睛，現在却閉上了。你底眼睛爲什麼要閉起來呢？睜開你底眼睛來。舉起你底眼瞼來，約翰！你爲什麼不看着我呢？是不是你怕了我，所以不敢朝我看了，約翰？……還有你那條舌頭，那條好像噴射着毒汁的赤蛇似的舌頭，現在也不再轉動了，它現在不能再發出什麼聲響了。約翰，你那向外噴射着毒汁的赤蛇現在沒有用了，這不是很奇怪

怪嗎？那條赤蛇怎麼就不能再動彈了呢？．．．你一點也不肯容納我，約翰，你拒絕了我。你用惡毒的言詞來咀咒我，你把我莎樂美，希羅底的女兒，猶太國的公主，當作一個蕩婦，一個淫亂的女人看待。好，約翰，我依然還活着，而你呢，你現在却死了，並且你底頭也已經屬於我的了。我能够任意將它處置，我可拿它去餵狗，我也可以把它擲給空中的飛鳥。狗兒所吃剩下來的，讓空中的鳥兒飛來啄了去．．．啊！約翰，約翰，你是我唯一所愛的人。所有世界上的男子都祇有使我感到厭惡；唯有你，你真美麗啊！你底身體是一支安放在白銀的基臼上的象牙柱子。你底身體是一所飼養着白鴿與長滿了銀蓮的花園。你底身體是一座用象牙盾裝成的白銀塔。世界上沒有一樣東西能有你底身體那樣白。世界上沒有一樣東西能像你底頭髮那樣黑。世界沒有一樣東西能像你底嘴唇那樣紅。你底聲

音是一個噴散着奇異的香味的香爐，當我望着你的時候，我彷彿在聽着一種美妙的音樂。啊，你爲什麼不睜開你底眼睛看一看我呢，約翰？你用你底手和你的詛咒來遮蓋你底臉。你那個要見上帝的人的面幕掩住了你底眼睛。好，你已經見到你底上帝了，約翰；但是我，我呢，你始終沒有看見我啊！如果你那時看見了我，那你一定會愛我。我，我看見了你，約翰，所以我愛了你。呵！我是多麼愛你啊！我此刻還是愛着你的呵，約翰，我祇愛你一個人……我渴慕着你的美麗，我飢求着你底身體。葡萄美酒和鮮果都不能滿足我的慾念。現在我將如何是好呢，約翰？不論海裏的浪濤或山上的洪水，都不能制止我對你的情熱，我是一個公主，而你輕蔑了我，我是一個處女，而你奪去了我靈魂的貞操。我是純潔的，而你却丟了一把慾火在我底血管裏……啊啊！你爲什麼不再朝我看一看呢，約

翰？如果你早就看見了我，那你一定已經愛了我。相信你一定會愛我的。而且愛的神祕比死的神祕更要大得多。除了愛，我們還顧戀什麼呢。

希律 她是個妖精，你底女兒，她完全是個妖精。她所做的事情實在是一樁滔天的罪孽。我敢說這實在是一樁違抗那冥冥之中的神靈的大罪孽。

希羅底 我很滿意我女兒所做的事。現在，我願意留在這裏了。

希律（立起來）啊！那亂倫的妻子說話了。來！我不願意再留在這個地方。來，我告訴你，一定有什麼可怕的災禍要降臨了。曼那西，伊薩卡，阿西阿斯，將火炬打熄。我不想再看到這裏的什麼了，我也不准許誰來看我。快把火炬打熄！把月亮遮掩起來！把星兒也遮掩起來！讓我們躲進我們的宮裏去，希羅底。我有些害怕起來了。



〔奴僕們把火炬打熄了，星兒也隱藏了，一大塊烏雲飄過來遮住了月亮，舞臺上一片漆黑，國王走上梯階。〕

莎樂美的聲音 哎喲！我親了你底嘴了，約翰，我已經親着了你底嘴了，你底嘴唇上有一種苦味，那是血的味兒嗎？……不，也許這是戀愛的味兒……聽得有人說過，戀愛的味兒是苦的……但是那算得什麼呢？那有什麼關係呢？我已經親了你底嘴了，約翰，我親了你底嘴了。

〔一道月光射向莎樂美底身上，她被包裹在月光裏。〕

希律 〔回過臉來看着莎樂美〕將這個女人殺了！

〔衛士們衝上前去，將希羅底的女兒、猶太國的公主、莎樂美壓倒在他們底盾下。〕

譯者簡註

- 1 法利賽人 (Pharisiens) : 猶太的教派之一，傳統派，外表上嚴飭，內則腐朽，耶穌曾叫他底門徒和人民不要相信他們：「因為他們能說不能行。他們將難肩的重担，捆起來擱在別人的肩上，而自己一個指頭也懶得動。他們一切所作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見。所以將佩戴的經文做寬了，衣裳的縫子做長了；喜愛筵席上的首座，會堂裏的高位；又喜愛人在街市上問他的安，稱呼他做夫子。」所以他罵他們是「粉飾的墳墓，外面好看，裏面却裝滿了死人的骨頭和一切的污穢。」參閱「路加福音」。後來法利賽人堅持要釘死耶穌。
- 2 撒都賽人 (Sadduceens) : 猶太的教派之一，教士多屬富貴

人家，握有政權，比較上也荒逸些，不信靈魂永生和復活，常受法利賽人的攻責。

3

以利亞(Elie)·西哈(Achab)紀元前九一八年到八九七年以色列的王)與耶洗別(Jezebel)亞哈的王妃)當政時代的先知，遇見荒旱，上帝特遣烏鴉啣食喂他。其後他在迦密山和教徒祈雨，上帝降火，燒盡神壇，隨後以利亞率領人民，把異教徒推入河中。參閱「舊約，列王紀上」第十八章。「列王紀下」記載，以利亞和他的弟子「正走着說話；忽有火車火馬，將二人隔開，以利亞就乘旋風昇天去了。」所以通常總以爲他不死，而是隱遁。

4

巴勒士登(Palestine)：這是耶和華許給以色列人的聖地。古代以色列人活動的區域，北有腓尼基，南有死海，東有敘利亞沙漠，西有地中海，中有約但河流貫，注入死海，

而利巴嫩山亦自此而南，分佈全境。

- 5 巴比倫的女兒：參閱「舊約·以賽亞書」第四十七章，先知預言巴比倫的覆亡：「巴比倫的處女呵，下來，坐在塵埃；迦勒底（Chaldée——即巴比倫）的閨女呵，你要坐，沒有寶座的地上：從此你不再被人稱爲柔弱嬌嫩。你要用磨去磨麵；你要揭去帕子，脫去長衣，露腿過河。你的下體必被露出，你的醜陋必被看見：我要報仇，誰也不寬容。」

- 6 撒旦(Satan) 惡魔之王 常見於「新約」中。

- 7 沒藥(Myrrh)：植物，產於阿剌伯等國。複葉，花冠有四片，實爲核果，端甚尖，莖中滲出黃汁如乳。可製藥。

- 8 迦利利(Galilee)：約但河上游以西一省，耶穌行教大都不出該省。

- 9 凱撒(César)：凱撒原是羅馬著名的大將，遇刺後，他的

義子亞古士督被擁戴爲羅馬皇帝，世系相傳。出於一姓。所以全被臣民稱做凱撒。這裏所稱之凱撒，全是紀元後十四年到三十七年的羅馬皇帝提比利亞 (Tiberus)。亞古士督的義子。

10 犬儒學派 (Cynics) · 亦稱什匿克學派 · Cynics 希臘語，爲似犬之意。紀元前三八〇年，蘇格拉底的弟子安提善在雅典成立一派哲學，倡言有德卽爲幸福，不爲一切外界事物所束縛。排斥富貴爵位禮節學問教化等，而以苟簡之生活自甘。於是人稱爲犬儒學派。蓋嘲其生活鄙陋也。

11 彌賽亞 (Messiah) · 「約翰福音」第一章裏說：「彌賽亞就是基督的意思。」

譯後記

那個蓄着長髮，披着怪異的大衣，衣眼裏插一朵野菊花，仰視闊步，招搖過市，曾享受了生活上的一切豪華的；最後潦倒流離，客死異鄉的；集一切玩世不恭之大成的——唯美派大師奧斯卡·王爾德。在今日人們的眼睛裏，已經只是個被譏笑的丑角了。但是他底作品，至今還沒有被人遺忘，還有人對它發生興趣，甚至還有人公開的播講着所謂「生命最高的發展，就是生命的變態」，舉出王爾德的「莎樂美」來大家讚揚（註），引得一些已經讀過或尙未讀過「莎樂美」的聽衆和讀者們，都忙着要找這部著作，想從這裏邊獲取「生命發展」之道，或想在這裏邊得到那「強烈的刺激」，據說現在這時代：「一

般人感覺麻木，感覺既麻木，便就需要強烈的刺激了，正如酒過度的人，一兩杯淡酒已經不濟事了。

十多年前，我第一次讀「莎樂美」，當時的確被它那喬皇燦爛的形式：處處閃耀着采畫一般鮮豔的色澤，震抖着樂曲一般動人的聲音；作者底強烈而柔和，有時略帶感傷氣氛的抒情的詩的表現手法，深深的吸引着我，使我長久沉湎在它那熾熱而冷酷的情調裏。這，有人說從「莎樂美」裏發現了許多寶藏，有所謂「莎樂美文化」在；這使我又回味到初讀「莎樂美」時的心境，同時更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想獲得一點別人苦心研鑿所得的成果。於是輾轉設法，總算把「莎樂美」找了來，重新讀了幾遍，興趣已大不如前，大概這十多年來，天地都在劇變，人的對事物的看法和想法都有了不同，對「莎樂美」所感到的除了先知約翰的啓示具有一種力量，和莎樂美公主對愛的熱狂和執着使人感動之外，恐怕王爾德在這部著作裏所留給我們的，僅僅

祇有個「美」了。因着一時的衝動，率性將它譯了出來，想讓一些願意來看這部名著的讀者們去發掘發掘，看看裏邊究竟還藏着一些什麼東西。

奧斯卡·王爾德已經離我們有半個世紀了，誠然他在藝術的王國裏，以他卓越的才力，開闢了一個特異的領域，給後人留下了一宗瑰麗的遺產。他的代表作之一的「莎樂美」，從故事的生動，結構的謹嚴，詞藻的美麗，作者想像力的豐富等等上講，都不失為一件完美的藝術品，唯美主義作品的特色，在這個著作裏，可謂已經達到了它的極緻的峯頂了。但是，作者以他自己的病態的不健康的感情來描寫這些病態的不健康的事物，除了作者本身的發洩似的「享樂」之外，他能給今日的讀者些什麼呢？

今天，現實裏雖存在着許多可悲的現象，使人感到窒息、苦痛，甚至「麻木」。但如果要想像十九世紀末葉的那些西歐文人一樣，由

厭惡現實而逃避現實，從烟、酒、女人或書籍中去追求強烈的刺激，肉慾或官能的滿足。那是一種墮落，一種永遠也不能如願的墮落。奧斯卡·王爾德的時代早已過去了呵。現在，人與魔鬼的搏鬥已進入最後，也是最酷烈的階段，你不去戰勝魔鬼，便為魔鬼所毀滅，奴役。現實不容許你逃避，也不再容許你去猶豫。我們在這一長串的苦難的磨煉裏，該學會了面向現實，用自己的力量來擊敗魔鬼，來掃除那使人窒息、苦痛、「麻木」的因素了。

我們不否認，「莎樂美」是部值得去一讀的文學名著。但它在今日，並不是讀者找尋「刺激」的對象；它僅僅祇是作為文學藝術上的一種型式，給我們以觀摩和欣賞而已。

譯者

一個久雨初晴的好日子，在
四川成都的蕪蕪園西舍寫。

註：民國三十三年里，商務印書館在我們抗戰中的陪都重慶出版了一部書，叫「生命的歌頌」，作者姜蕙剛。里面的文章，大都是作者近年來在學校里或公共場所演講的稿子，中間有一篇「莎樂美」，寫得洋洋灑灑，由莎樂美談到莎士比亞的幾個悲劇，又談到咱們中國的古蜀國望城兩帝的傳說，談到惡魔派波特萊爾，又談到張獻忠的七殺，談到日本的「尾九殺人事件」，暴虐狂和被虐狂，又談到愛說狐談鬼的蒲松齡，金瓶梅里的西門慶，談到歌德的浮士德，尼采的悲劇論……其結論是「我們絕對不苟同於唯物論者或唯心論者之生命的認識。我們認定生命是諧和的，求諧和的；其現象則爲不諧和的」，「所謂生命最高的發展就是生命的變態」；「爲着一種時代及生命之說明」，因此他讚揚「莎樂美之化」。全篇一萬餘字，暢論中外古今，引申之廣，發掘之深，真不愧被寫後記的那位先生稱做「一位天才的思想家」了。